



## 冬游三隐潭

陈峰

作为奉化人，每有客人来总会骄傲地带着客人去溪口观光，武陵门、丰镐房、玉泰盐铺、杜鹃谷、千丈岩、三隐潭、雪窦寺等等，每次前去都会让人有一番新鲜的感觉。

溪口的风景点每一个都是独立成章的，但又相映成趣，所以初次来玩的朋友一定要逛遍全溪口，以后才可以选取一两个契合心境的景点慢慢看细细品。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略过妙高台与千丈岩，直奔三隐潭，因为想看看冬天的三隐潭会有如何的风韵。

江南的山水几无迥异，而雪窦山具备了名山的风范，山险、壑多、飞瀑、流泉。因为来得早，周遭刚刚从梦中醒过来，林子静谧，空气清新，鸟儿啁啾，松针上闪着亮晶晶的露珠，松针上结着的蛛网也是亮晶晶的。周围全是树，各种树优雅地展现着它们的风姿，不惧冬之严寒，依旧郁郁葱葱，即使失去叶子，也自有风骨傲然屹立。

我们放慢脚步，登音不响，自然而然地，我想起闲时背过的诗文：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悬泉飞瀑，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儿子自顾自也背一句：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他爸也来个景：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好诗句配眼前的好景致，工作的烦恼，家务的琐碎，升学的压力，消弭不见。

至上隐潭时，起雾了，眼前景色都笼上一层轻烟，虽不甚清晰，反而显出朦胧而婉约的美。漫步于袅袅雾气的栈道，伸手探摸着柔和迷蒙的雾霭，这轻雾沾在手上，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忍不住想探出一舌尖去舔，去品尝。雾堆积着，缓缓地向上飞升，先是薄纱般的轻雾，飘到哪里，便给哪里的景物蒙上一层迷离，或许是时间与温度的变

化，雾愈来愈浓，渐渐变成了霾变成了雨气。偶尔，传来一阵声音，那是水撞击崖壁而产生的轰鸣声，静谧的世界霎时沸腾起来。

此时，外套已是湿漉漉了，雨气落在发梢很快隐去，山风吹来一阵瑟缩寒意，细密的小水珠沾在眼镜上，不知是山被雨隐藏不得见，还是镜片的水珠模糊了眼前的世界，但湿漉漉的旷野，湿漉漉的心情，湿漉漉的感悟，点缀在山的伟岸和山的厚重里，心魂荡漾，千年光阴弹指间，这一抹三隐潭的雾，在不知不觉中，洗涤了我们的身心。

至中隐潭的时候，雾若有若无，时浓时淡，忽东忽西，跟行人玩着闹着，调皮得像个稚童。浓荫覆盖在涧水上，瀑布是很漂亮的飞瀑，轻轻柔柔，如诗如画，山风吹起水沫，四向飞溅，落在我的身上，简直就像是一件梦的衣裳，若有阳光照射，这件衣裳该是五彩的。落下的水花像百合花盛开在潭中，一朵接一朵。从没想到，冬天的三隐潭会这么美，美得脱俗。这种美和冬天的风景有关，和袅袅雾气有关。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仙界，如果不是儿子大声呼唤妈妈，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羽化成仙。

雾渐渐地散了，眼前的景物清晰起来，一汪青绿色的潭水，这种说不出的绿，绿得让人心旌摇曳，一座山笋峰矗立在潭上，原来下隐潭到了，只见各种怪石成堆，或卧或坐，像是一群跋山涉水的行者约好了在这里聚会，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以石为枕，在这里喁喁而语。两条瀑布顺势而下，含情脉脉望着彼此，风一吹，两条瀑布风情万种，像是要扑进对方的怀抱，最后在潭中相会，怪不得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鸳鸯瀑。

无意间，我抬头看上隐潭，全是森林，哪里还有上隐潭的影子，原来“千丈隐潭”真是不虚此名。

## 新年登双石岭

陈慰萱

鄞南的横溪大梅山距宁波市市区仅20公里，正月初二天气晴好，我们决定去登大梅山。

乘上111路公交车，40多分钟即达大梅山北面的双石岭脚下。当我们从平坦的柏油马路踏上由鹅卵石铺就的蜿蜒向上的双石岭山道时，眼前的时空仿佛发生了穿越：这是一条2000年前西汉名儒梅子真曾经走过的山道，著名的科学家童第周、周尧，书画家沙孟海、沙耆当年从赤董、沙村到宁波求学时，也都曾负笈走过这条山道。山道上青灰色的鹅卵石斑驳光滑，好像在无声地向我们叙述着岁月的沧桑。

山道曲折，又陡又高，道旁松篁葱茏，溪涧缓流，清寂深幽。在几乎近45度的陡峭山道上，我们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登。新年伊始，来此登山的人真不少，此时早来的登山者已经由山顶原路返回了，在我们前面登山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父亲踏着坚实的脚步搀着女儿往上走，那后面还跟着一条穿着花袄的棕毛小狗，小狗特淘气，一会儿掉头要往山下跑，被主人拉了回来，又撒开腿向山上跑去。有两个女孩拄着登山杖从后面上来越过我们，这下倒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在路边捡了两根枯竹折了当作拐杖，果然登起来轻松了不少。上山途中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宣教牌向人们详细介绍登山的健康常识及注意事项，

更让古道添了新意。

登上第一凉亭“双石亭”，见亭柱上书有“竹韵松涛留客听，清风明月送人行”的楹联。现在虽是白天，却也能让人感受到联中的意境。

过双石亭右望，山下一片开阔，横亘下面的是横溪水库。水库上游峙靠金峨山，当地为打响旅游品牌，现今称作“金鹅湖”。极目远眺：湖水如镜、云光倒垂，水汽蒸腾、万象玄幻。正月登山，身上穿着不少衣服，此刻是越走越热，一阵山风拂来凉爽舒适，比起那炎夏时吹空调的感觉，不知要好多少倍，真是恍若神仙了。

走近“新凉亭”，这是岭上最大的凉亭，有民国六年立的茶会碑，亭前有白云洞、对峙石、野杨梅王。过“新凉亭”不远处，有一大片竹林夹拥山道，不免又在相机镜头中留下许多翠竹的画面。

又过了“老凉亭”、白云岗，步上小田畝，这里已到了山顶。极目四望，真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感！

出竹林、跨小涧、又穿过竹林，我们在山上足足行走了4个多小时，在下午3时许见到了山下那屋宇鳞次、琉璃瓦耀眼的白云禅寺。顺着寺前清澈的小溪前行，我们在溪边的城杨村乘上了回宁波的公交车。

## 冬游南京

胡敏妍

全家出门旅游仿佛成了习惯。想来也是，孩子在成长，老人在老去，有美景才算是不辜负了良辰。出发时，天色灰郁，雪花细密。远处，枯树展着枝丫仿佛若在寒烟里，肃穆凝重。这气氛倒挺符合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曾是六朝古都的金陵城。

一路向北，雪花渐消，阳光仿佛细芽悄然萌生。心底便也如这天色般，松快不少。到得南京，已是下午，斜阳脉脉，让人游兴顿生。走马观花游了雨花台后，一家五口直接去了夫子庙，只为那著名的鸭血粉丝汤。这汤倒没虚传，真是鲜美。吃喝完，便开始闲逛。天色渐暗，彩灯次第，放眼望去四处都是人。热闹是热闹，可除了我因为怕冷，买了顶鲜艳的毛线帽子御寒，再也没什么可买。逛了一圈，便有些索然。看见有秦淮灯会的宣传字样，向路人问了码头的方位，就直奔秦淮画舫而去了。灯果真好看，一到码头，对面照壁上二龙戏珠的彩灯便直逼入眼。夜色下，灯光里，青瓦白墙上“秦淮人家”四字一时间风月无边。明知是附庸，心里却还是欢喜的。上了画舫坐定，船家关了门窗，船慢慢前行，秦淮河便是在眼前了。

秦淮河，原来那么窄，且水极不透净，在船尾翻着浑浊的浪。看交会而过的游船，也有船娘划桨前进的。可见只要愿意冒着逼人的寒气，桨声也是有的。而我只能紧了紧我的新帽子，缩在仿古的木椅里，咬着五香豆，心里暗暗想：王昌龄在河边的宴饮，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桨声灯影，肯定都不是在冬季。船上有电声的喇叭，一个女声随着船行介绍着依次景点。当说到桃叶渡时，我是真正疑惑了，就这么窄窄的河，居然需要渡口。女声说，以前秦淮河是一条大河，河面是现在的三倍多，风大浪急。这就是了，所有的疑惑都解了。原来，当初它也是浩浩荡荡，意气风发的河流，才会滋养出那许多的奇女子，侠肝义胆胜须眉。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去了古鸡鸣寺。寺依山而建，晨光里拾级而上，空气清冽，直入肺腑，人也仿佛去了几分尘俗。上完香，看到旁边的鸡鸣寺素面馆，才想起原本是打算吃这里著名的素面当早餐的，居然给忘记了。有限的时间决定了接下来的游逛都是蜻蜓点水。游总统府，仿佛重温近代史。花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居然就是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让人有教科书与现实对照的意外与惊喜。去中山陵则是为了妈妈28年前曾去过。妈妈在中山陵前的笑脸，今天依然年轻在我的相册里。我开玩笑说，我也要在同一个位置留下笑脸交给孩子珍藏。只是，在那个位置，我总是被川流的人群遮挡。孩子捧着相机，半天不能按下快门。明孝陵，一蓬衰草，无尽流年。石雕的图案，经过无数的风霜雪雨，已是模糊难辨，敌不过的永远是时间。

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时已过午，阳光灿烂。可看到纪念馆门口黑色的300000的数字以及系列的青铜雕塑时，寒意便自心头升起，挥散不去。进馆，是半地下的所在，黑色调，肃穆沉重。惨烈历史在眼前展开，只看得人肝胆俱裂。边走边看，孩子抿着嘴，皱着眉，紧紧握着我的手。到12秒处，看筒介说，南京大屠杀，平均12秒就有一个人死去。每隔12秒，一颗水珠从高空落下，侧面墙上贴有遇难者遗像的灯闪亮而后熄灭，象征着一个生命的消亡。那水珠滴落的声音仿佛声声击入人的心里，只觉得哽咽难言，不忍卒听。握着孩子的手，久久无语，不忘。

暮色里，结束南京的行程去往扬州。车过南京长江大桥，一家人都很兴奋。公公婆婆终于见到了他们那个年代非常有名的南京长江大桥，我和孩子则是看见了从未见过的长江。大桥已经老旧，桥面也不干净，和现代的跨海大桥不可同日而语。可公公婆婆依然很郑重地在桥栏杆合影，一脸抑不住的笑意。风扬起公公的衣角、婆婆的白发。我按下快门，心里满是喜悦。南京行，终是圆满的。

本版摄影

安徽

总第5564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311111



妈妈说，公园那么大，除了树还是树，风一吹，阴森森的，因此更加寂寞。这话显然是有道理的，那也就不劝她去公园了。我和马兰陪她上了一次菜场，立即知道她喜欢去那里的原因了。

眼前的每一样菜，不管是素菜还是荤菜，都是她在灾难岁月里的最高企盼。那时候，政治风浪会把家人糟践成什么样，她不在意，她只关心家里下一顿的饭食。她总是在菜市场去用最低的价钱买一点别人挑剩的“残货”。是空心的萝卜？干瘪的芹菜？还是发黄的茭白？她不会去看荤菜摊，只是偶尔遥望一下，畅想着什么时候能在蔬菜里炒进几根肉丝……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她要像一位不知怎么得胜的将军一样，一遍遍地检阅每一样菜，这成了她晚年最大的享受。

在灾难时期，菜场工作人员往往态度傲慢，现在却都和颜悦色，见到妈妈大声叫“外婆”、“婆婆”、“好婆”，让她到他们摊子那边去。妈妈哪里受得住这般尊重，喜滋滋地走过去，便伸手拨弄起一样样菜。但只要一下手，像触电一样，几十年的经验就全部回来了。她说：“这芋艿

是红梗，个头又不大，才出土，好东西，我家孩子多，你多称一点！”其实孩子并不住在一起，这么多芋艿到哪一天才能吃完？

有时候我们也会搀扶着爸爸、妈妈到外地旅游，但是最多待到第三天，妈妈就急着要返回，理由是：想菜场了。

从我的父母亲，马兰想到了她的父母亲。她爸爸是“老右派”，小县城街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她十三岁时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却因为是“右派的女儿”未被批准入学。那时她妈妈也是一名主角演员，正在山区巡回演出，当天晚上决定以罢演来抗议当局祸及女儿。她妈妈是准备为此而加重罪孽的，除此之外，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幸好，一个当时在场的当权者看到漫山遍野山民来看戏的火炬，勉强批准了马兰入学。灾难结束后，她先为爸爸“平反”了，因为县城里公映了她主演的电影《龙女》。她又用当时还很微薄的片酬买了一件时髦的滑雪衫给爸爸。爸爸穿上后，把整个县城都走了一遍。他用一件滑雪衫，嘲笑了二十年的街道。看着已经没有衣食之忧却已经很苍老的四位父母，我和马兰一再告诉他们：灾难时代过去了，真的，永远过去了。

我辞职后每次去看父母亲，其实都是远行前的告别。告别父母亲之后我和马兰总要在路上走一阵。马兰说：“我知道，对于安慰老人的话，其实你内心还有疑虑。”

我说：“这不能说给老人听。每一代要回答的问题，都有下限。”她点点头，问：“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说：“八十年代销声匿迹的‘伪斗士’，一九八九年之后又回来了，还带出不少新手。他们还是伪装道义，恃强凌弱，但越来越受到媒体喜爱，而所有的媒体又都有不小的背景。”“他们成不了气候了。”她说：“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快，他们已经不在主流。”

我说：“这很难说，因为经济不是全部。所以我要走那么多路，去想经济之外的问题。”

我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因此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我想，在这儿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但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天经地义，加以鼓励，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